

型 世 缘

型世言

【明】 陆人龙 编撰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型世言》作者陆人龙，是明末著名的选家、作家和出版家陆云龙的弟弟。陆云龙，字雨侯，号翠娱阁主人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

现存本分订为十二册，中缺一册。这一册应包括总序、总目、插图四十页八十幅。

《型世言》的发现，是继冯梦龙的《三言》，凌蒙初的《二拍》全本面世后又一个重要发现，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第一，《型世言》的发现，解开了《幻影》、《三刻拍案惊奇》、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》的疑案。

第二，因《型世言》的面世，发现了明末一位重要作家，弄清了几部重要作品的作者问题。

第三，《型世言》为世人提供了一幅真实生动的明代社会的风俗画卷。

《型世言》最大的特点，也在于它与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荟萃古今故事不同，完全是写明代故事，其中有燕王朱棣夺取建文皇位，徐海被胡宗宪招抚，魏忠贤专权等明代重大事件。更多的则是明代社会的市井生活，风土人情，犹如一本风俗画册。首先，作者处在明末‘天崩地解’的动乱年代，对社会问题有真切了解，时时露出愤世疾俗之情，对社会的弊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如苛捐杂税，高利盘剥，官吏贪脏，监狱黑暗等等。

这本书题名为《型世言》，就是‘以为世型’；‘树型今世’的意思。作者认为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，引起了道德的堕落。他把小说创作看成是拯救日趋堕落的世道人心的一剂良药。

因此,在作品中歌颂‘忠孝侠烈’,批判‘贪淫奸宄’。作者所持的伦理道德观仍属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,书中封建说教色彩较为浓厚,这是《型世言》的主要缺陷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《型世言》现藏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,具体资料不详。

第十三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

冷眼笑人世，戈矛起同气。
试问天合亲，伦中能有几？
泣树有田真，让肥有赵礼。
先哲典型存，历历可比数。
胡为急相煎，纷纷室中阅。
池草徒萦梦，林杜实可倚。
原坚不替心，莫冷傍人齿。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实是宽解之词。若论孩稚相携，一堂色笑，依依栖栖，只得同胞这几个兄弟。但其中或有衅隙，多起于父母爱憎，只因父母妄有重轻，遂至兄弟渐生离异。又或是妯娌牴牾，枕边之言日逐谮毁，毕竟同气大相乖违。还又有友人之离间，婢仆之挑逗。尝见兄弟，起初嫌隙，继而争竞，渐成构讼。甚而仇害，反不如陌路之人。这也是奇怪事，本是父母一气生来，倒做了冰炭不相入。试问人：这弟兄难道不是同胞？难道不同是父母遗下的骨血？为何颠倒若此？故我尝道：弟兄处平时，当似司马温公兄弟，都到老年，问兄的饥，问兄的寒，照煦似小儿相恤。处变当似赵礼兄弟。汉更始时，年饥盗起，拿住他哥子要杀，他知道赶去，道：“哥子瘦，我肥，情愿我替兄。”贼也怜他义气，放了。至于感紫荆树枯，分而复合，这是田家三弟兄。我犹道他不是汉子，人怎不能自做主

张，直待草木来感动？即一时间性分或有智愚，做兄的当似牛弘，弟射杀驾了车的牛，竟置之不问。做弟的当似孙虫儿，任兄惑邪人，将他凌辱不怨。不然，王祥、王览同父异母兄弟，王祥卧冰之孝，必能爱弟。那王览当母亲要药死王祥时，他夺酒自吃，母亲只得倾了。凡把疑难的事与他做，他都替做。不同母的也如此，况同父母的弟兄！我朝最重孝友。洪武初，旌表浦江郑义门，坐事解京，圣旨原宥，还擢他族长郑璉为福建参政。以后凡有数世同居的，都蒙优异。今摘所同一事，事虽未曾旌表，其友爱自是出奇。

话说浙江台州府太平县，宣德间有个姚氏弟兄，长名居仁，次名利仁，生得仪容丰丽，器度温雅，意气又激烈，见义敢为，不惟性格相同，抑且容貌如一。未冠时，从一个方方城先生。这先生无子，止得妻马氏，生得一个女儿慧娘，家事贫寒。在门还有个胡行古，他资质明敏，勤于学问。一个富尔谷，年纪虽大，一来倚恃家事充足，无心读书，又新娶一妻，一发眷恋不肯到馆。一个夏学，学得一身奸狡，到书上甚是懵懂，与富尔谷极其相合。先生累次戒谕他，他两人各不在意。五人虽是同门，意气犹如水火。后来两姚连丧父母，家事萧条，把这书似读不读。止有胡行古进了学，夏学做了富尔谷帮闲。

一日，方方城先生歿了，众门生约齐送殓。两姚与胡行古先到，富尔谷与夏学后来。那富尔谷原先看得先生女儿标致，如今知她年已长成，两眼只顾向孝堂里看。那女儿又因家下无人，不住在里边来往。或时一影，依稀见个头，或时见双脚。至哭时，嚶嚶似鹧声轻啖，弄得个富尔谷耳忙眼忙，心里火热，双只眼直射似螃蟹，一个身子酥软似蜒蚰。这三个人原与他不合，不去睬他。只有夏学，时与他扭家怀说话，他也不大接谈。

事完散酒，只见夏学搭了富尔谷肩头走，道：“老富，你今日为甚么出神？”富尔谷说：“我有一句心腹对你说。方先生女儿，我见时尚未蓄发，那时我已看上她，只是小，今日我算她已年十六了。我今日见她孝堂里一双脚，着着白鞋子，真是笋尖儿。又亏得风吹开布帋，那一影真是个素娥仙子，把我神魂都摄去了。老夏，怎弄个计议，得我到手？你便是个活古押衙。”夏学说：“这有何难？你只日日去帮丧，去嗅她便了。”富尔谷道：“只今日已是几乎嗅杀，若再去身子一定回来不成了。你只怎么为我设法弄来作妾。”夏学道：“罢了，我还要在你家走动，若做这样事，再来不成了。作成别个罢！”富尔谷道：“房下极贤。”夏学道：“我日日在你家，说这活。你尊脸为甚么破的？昨日这样热，怎不赤剥？”富尔谷把夏学一拳，道：“狗呆！妇人们性气，不占些强不歇。我们着了气，到外消遣便罢了，她们不发泄得，毕竟在肚中，若还成病，又要赎药。你道该让不该让？”夏学道：“是、是，只是如今再添个如夫人，足下须搬到北边去，终日好带眼罩儿，遮着这脸嘴。”两个笑了一回。夏学道：“这且待小弟缓图。”

次日，夏学就借帮丧名色，来到方家。师母出来相谢，夏学道：“先生做了一生老学究，真是一穷（彻）骨。亏了师母这等断送，也是女中丈夫。”师母道：“正是。目下虽然暂支，后边还要出丧营葬，毫忽无抵。”夏学道：“这何难！在门学生，除学生贫寒，胡行古提不起个穷字，两姚虽是过得，啻吝异常，只有富尔谷极甚挥洒。师母若说一声，必肯资助。”师母道：“他师生素不相投，恐他不肯。”夏学道：“只因先生酸腐，与他豪爽的不同。不知他极肯周济，便借他十来两，只当牯牛身上拔根毛。他如今目下因他娘子弱症，不能起床，没人管家，肯出数

百金寻填房的，岂是个不肯舍钱人？只是师母不肯开口，若师母肯下气，学生当得效劳。’师母道：‘若肯借三五两也够了。’

夏学别了，来见富尔谷道：‘老富，我今把这畜鬼竟抬做了大豪侠了。我想她是孤儿寡妇，可以生做。不若择一个日，拿五十两银子，几个缎子，只说借她。她若感恩，一说便成，这就罢了。若她不肯，生扭做财礼，只凭我这张口。何如？’富尔谷道：‘二十两罢。’夏学道：‘须说不做财礼，毕竟要依我。我这强媒也还该谢个五十两哩！’富尔谷只得依说，拿了五十两银子，两个缎子，两个纱，与他。他落了十两，叫小厮一拜匣捧定，来见师母，道：‘师母，我说他是大手段人，去时恰好有人还他本银四十两，把四个尺头作利钱。我一谈起，他便将此宗付我。我叫他留下四个尺头，他道一发将去，怕不够用。学生特特送来。’师母道：‘我只要三五两，多余的，劳大哥送还。’夏学道：‘先生腐了一生，又有师母。物自来而取之，落得用的，师母条直收了。’这边马氏犹豫未决，夏学一边就作了个揖，辞了师母，一径出门去。只是慧娘道：‘母亲，富家在此读书，极其鄙吝，怎助这许多？宁可清贫，母亲只该还他的是。’马氏便央人去请夏学，夏学只是不来。马氏也只得因循着。

不一日，举殡日子到了，众人斗分祭奠。富尔谷不与分子，自做一通祭文来祭，道：

呜呼，先生！我之丈人。半生教书，极其苦辛。早起晏眠，读书讲经。腐皮蓝衫，石衣头巾。竿头须绦，俭朴是真。不能高中，金榜题名。一朝得病，呜呼命倾。念我小子，日久在门。若论今日，女婿之称，情关骨肉，汪汪泪零。谨具薄祭，表我微情。乌猪白羊，代以白银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夏学看了道：“妙，妙！说得痛快。”富尔谷道：“信笔扫来，叶韵而已。”姚居仁道：“只不知如何做了先生之婿？”姚利仁道：“富兄，你久已有妻，岂有把先生的女的作妾之理？”夏学道：“尧以二女与舜，一个做正妻，一个也是妾。这也何妨？”姚居仁道：“胡说！这事怎行得通？”只见里边马氏听得，便出来道：“富尔谷，先生才死得，你不要就轻薄我女儿。先生临终时，已说定要招胡行古为婿。因在丧中，我不提起，你怎么就这等轻薄？”姚居仁道：“不惟辱先生之女，又占友人之妻，一发不通！”富尔谷道：“姚居仁，关你甚事！”姚利仁道：“你作事无知，怎禁得人说！”富尔谷道：“我也用财礼聘的，怎么是占？”马氏道：“这一发胡说了，谁见你聘礼？”夏学道：“这是有因的。前日我拿来那四十两银子，四个尺头，师母说是借他的，他道却是聘礼。”马氏道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，这样设局欺我孤寡！”便向里边取出银、缎，撒个满地。富尔谷道：“如今悔迟了，迟了！”与夏学两个跳起身便走，被姚利仁一把扯转。夏学瘦小些，被姚利仁一扯，扯得猛，扯个翻筋斗，道：“这哪个家里？敢放刁！好好收去，让胡兄行礼。若不收去，有我们在这里。学生的银子，师母落得用的，过几时，我们公众偿还。”夏学见不是头，道：“富兄原不是，怕哪里没处娶妾，做这样歪事。”拾起银缎来，细细合数，比原来时少了五两一锭。夏学道：“师母既是要干净与胡兄，这五两须胡兄召。他如今如何肯折这五两？”胡行古自揣身边没钞，不敢做声。又是姚居仁道：“我代还。”夏学道：“这等，兄兑一兑出，省得挂欠。”姚居仁道：“怎这样慌？五日内，我还便罢了。”夏学道：“求个约儿。”姚居仁道：“说出就是了。”夏学道：“寄服人心。”姚利仁道：“便写一约与他何妨？”夏学就做个中人。写得完，也免不得着个花字，富尔谷收了，各人也

随即分散回家。

夏学一路怨畅富尔谷：“这事慢慢等我转来，买（卖）甚才？弄坏事！”富尔谷道：“我说叫先生阿爱也晓得有才，二来敲一敲实。”夏学道：“如今敲走了。这不关胡行古事，都是两姚作梗，定要出这口气，布得二姚倒，自然小胡拱手奉让了。”富尔谷道：“何难！我明日就着小厮去讨银子，出些言语，他毕竟不忿，赶来嚷骂，关了门，打上一顿，就出气了。”

果然第二日就着小厮去讨银子，恰好撞着姚居仁。居仁道：“原约五日，到五日你来。”小厮道：“自古道‘招钱不隔宿’，谁叫你做这好汉！”居仁道：“这奴才这等无状。”那小厮道：“谁是你奴才！没廉耻，欠人的银子反骂人。”居仁听了，一时怒起，便劈脸一掌道：“奴才！这掌寄在富尔谷脸上，叫他五日内来领银子。”那小厮气喷喷自去了。

此时居仁弟兄服已满，居仁已娶到刘氏，在家月余。利仁也聘定了县中茹环女儿，尚未娶回。刘氏听得居仁与富尔谷小厮争嚷，道：“官人，你既为好招银子，我这边将些首饰当与他罢。”居仁道：“偏要到五日与他，我还要登门骂他哩！”晚间利仁回来，听得说，也劝：“大嫂肯当了完事，哥哥可与他罢，不要与这蠢才一般见识。”第二日，刘氏绝早将首饰把与利仁，叫他去当银子。那富家小厮又来骂了，激得居仁大怒，便赶去打。那小厮一头走，一头骂，居仁住了脚，他也立了骂。居仁激得性起，一直赶去。这边利仁当银回来，听得哥哥赶到富家，他也赶来，不知那富尔谷已定下计了。

昨日，小厮回时学上许多嘴，道居仁怎么骂尔谷，又借他的脸打富尔谷，便与夏学商议，又去寻了一个久惯帮打官司的，叫做张罗，与他定计。富尔谷道：“我在这里是村中皇帝，

连被他两番凌辱，也做人不成，定要狠摆布他才好。’张罗道：‘事虽如此，苦没有一件摆布得他倒的计策。’正计议时，恰好一个黄小厮送茶进房，久病起来，极是伶俐。放得茶下，那夏学提起戒尺，劈头两下打个昏晕。富尔谷吃了一惊，道：‘他病得半死的，怎打他？’夏学道：‘这样小厮，死在眼下。了。不若打死，明日去赖姚家。你的钱势大，他两个料走不开。’张罗连声道：‘有理，有理。’富尔谷听了，便又添上几拳几脚，登时断气。只是这小厮是家生子，他父亲富财知道，进来大哭。夏学道：‘你这儿子病到这个田地，也是死数了。适才拿茶，倾了大爷一身。大爷恼了，打了两下，不期死了。家主打死义男，也没甚事。’富财道：‘就是倾了茶，却也不就该打杀。’张罗道：‘少不得寻个人偿命，事成时还你靠身文书罢。’富尔谷道：‘他吃我的饭养大的，我打死也不碍。你若胡说，连你也打死了！’富财不敢做声，只好同妻子暗地里哭。三人计议已定，只要次日哄两姚来，落他圈套。

不料居仁先到，嚷道：‘富尔谷，你怎叫人骂我？’富尔谷道：‘你怎打我小厮？’正争时，利仁赶到，道：‘不必争得，银子已在此了。’那富尔谷已做定局，一把将姚居仁扭（扭）住厮打。姚居仁也不相让。利仁连忙劝时，一时间哪里拆得开？张罗也赶出来假劝，哄做一团。只见小厮扶着那死尸，往姚居仁身上一推，道：‘不好了，把我们官孙打死了！’大家吃了一惊，看时，一个死尸，头破脑裂，挺在地下。富尔谷道：‘好、好，你两兄弟怎么打死我家人！’居仁道：‘我并不曾交手，怎图赖得我？’富尔谷道：‘终不然自死的？’姚利仁道：‘这要天理！’张罗道：‘天理、天理，到官再处！’两姚见势不像，便要往家中跑。富尔谷已赶来圈定，叫了邻里一齐到县。正是：

坦途成坎坷，浅水蹙洪波。

巧计深千丈，双龙入网罗。

县中是个岁贡知县，姓武，做人也有操守，明白。正值晚堂，众人跪门道：“地坊人命重情。”叫进问时，富尔谷道：“小人是苦主。姚居仁欠小的银子五两，怪小的小厮催讨，率弟与家人，沿路赶打，直到小的家里，登时打死。里邻都是证见。”知县叫姚居仁：“你怎么打死他小厮？”姚居仁道：“小的与富尔谷，俱从方方城同窗读书。方方城死时，借他银五两，他去取讨。小的见他催迫，师母没得还，小的招承代还。岂期富尔谷日着小厮来家炒（吵）闹，小的拿银还他，虽与富尔谷相争，实不曾打他小厮。”富尔谷道：“终不然我知道你来，打杀等的？”知县叫邻里，其时一个邻舍竹影，也是富尔谷行钱的，跪上去道：“小的里邻叩头。”知县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这边就开口道：“小的在富尔谷门前，只见这小厮哭了在前边跑，姚居仁弟兄后边赶。赶到里边，只听得争闹半晌，道‘打死了人’。”知县道：“赶的是这个小厮么？”道：“是。”知县道：“这等，是姚居仁赶打身死的情实了。把居仁、利仁且监下，明日相验。”

那富尔谷好不快活，对张罗道：“事做得成，狠了些。”不知张罗的意思，虽陷了姚家弟兄，正要逐档儿做富尔谷。头一日已自暗地叫富财藏了打死官孙的戒尺，如今又要打合他买件作，就回言道：“狠是狠了，但做事留空隙把人。明日相验，件作看见伤痕不是新伤，是血淤两三日，报将出来，如何是好？你反要认个‘无故打死家僮，图赖人命’罪了，这要去摠撒才好。”富尔谷道：“这等，我反要拿出钱来了？”夏学道：“要赢官司，也顾不得银子。”吃他一打合，只胡卢提叫他要报伤含糊些，已诈去百余两。富财要出首，还了他买身文书，又与他十

两银子。张罗又叫他封起，留作后来诈他把柄。富尔谷好不懊恨。

只是居仁弟兄落了监，在里边商议。居仁道：“看这光景，他硬证狠，恐遭诬陷。我想事从我起，若是定要逼招，我一力承当，你可推开，不要落他阱中。”利仁道：“哥哥，你新娶嫂嫂，子嗣尚无。你一被禁，须丢得嫂嫂不上不落。这还是我认，你还可在外经营。”

到了早饭后，知县取出相验。此时件作已得了钱，报伤道：“额是方木所伤，身上有拳踢诸伤。”知县也不到尸首边一看，竟填了尸单，带回县审。两个一般面貌，连知县也不知哪一个是姚居仁，哪一个是姚利仁。叫把他夹起来要招，利仁者（道）：“赶骂有的，实不曾打。就是赶的，也不是这小厮。”知县又叫竹影道：“这死的是富尔谷小厮么？”竹影道：“是他家义男富财的儿子。”知县道：“这等是了，要他两兄弟招。”居仁、利仁因富尔谷用了倒捧钱，当不得刑罚。居仁便认是打死，利仁便叫道：“彼时哥哥与富尔谷结纽在一处，缘何能打人？是小的失手打死的。”居仁道：“是小的怪他来帮，打的。”利仁道：“小人打死是实，原何害哥哥？只坐小的一人。”知县道：“姚利仁讲得是。”叫富尔谷：“他两人是个同窗，这死也是失手误伤，坐不得死罪。”富尔谷道：“老爷，打死是实，求爷正法。”知县不听。

此时胡行古已与方方城女儿聘定了。他听得姚居仁这事，拉通学朋友为他公举冤诬。知县只做利仁因兄与富尔谷争斗，从旁救护，以致误伤。那张罗与夏学又〔道骑〕虎之势，撺哄富尔谷用钱，把招眼弄死了，做了文书解道。道中驳道：“据招赶逐是出有意，尸单多伤，岂属偶然？无令白镵有权，赤

子抱怨也。’驳到刑厅，刑厅是个举人，没甚风力。见上司这等驳，他就一夹、一打，把姚利仁做‘因官孙之毆兄，遂拳挺之交下，比斗毆杀人，登时身死’律绞，秋后处决”。还要把姚居仁做‘喝令’。姚利仁道：‘子弟赴父兄之斗，哪里待呼唤？小的一死足抵，并不干他事。’每遇解审，审录时，上司见他义气，也只把一个抵命，并不深求。

姚居仁在外，竟费（废）了书，耕种，将来供养兄弟。只是刘氏在家，常常责备居仁道：‘父母遗下兄弟，不说你哥子照管他，为何你做出事，叫他抵偿？’居仁道：‘我初时在监计议，他道因你新嫁，恐丢你，误你一生。说我还会经营，还可支撑持家事，故此他自认了。实是我心不安。如今招已定，改换也改不得了。’刘氏道：‘你道怕误我一生，如今叔叔累次分付，叫茹家另行嫁人，她并不肯。岂不误了婶婶一生？’倒是居仁在外奔忙，利仁在监有哥哥替他用钱，也倒自在。倒是富尔谷却自打官司来，常被张罗与富财串诈，家事倒萧条了。

日往月来，已是三年。适值朝廷差官恤刑，此时刘氏已生一子周岁，因茹氏不肯改嫁，茹家又穷，不能养活。刘氏主张接到家中，分为两院。将家事中分，听她使用。闻得恤刑将到，刘氏道：‘这事虽云诬陷，不知恤刑处辨得出辨不出？不若你如今用钱邀解子到家，你弟兄面貌一般，你便调了，等他在家与婶婶成亲。我你有一子，不教绝后了。’居仁连声道：‘是。’果然邀到家中，买了解子，说要缓两日等他夫妇成亲。解子得钱应了，利仁还不肯做亲。居仁道：‘兄弟，弟妇既不肯改嫁，你不与成亲，岂不辜负了她？若得一男半女，须不绝你后嗣。’利仁才方应承。到起解日，居仁自带了枷锁，嘱付兄弟道：‘我先代你去，你慢慢来。’正是：

相送柴门晓，松林落月华。

恩情深棣萼，血泪落荆花。

解人也不能辨别，去见恤刑，也不过凭这些书办。该辨驳的所在，驳一驳，过堂时唱一唱名。他下边敲紧了，也只〔出〕两句审语了帐。此时利仁也赶到衙门前，恐怕〔哥〕受责。居仁出来，便分付利仁先回：‘我与解人随后便到。’不期居仁与刘氏计议已定，竟不到家，与解人回话就监。解人稍〔捎〕信到家，利仁大哭，要行到官禀明调换。解子道：‘这等是害我们了！首官定把我们活活打死。你且担待一月，察院按临时，必然审录，那时你去便了。’利仁只得权且在外。他在家待嫂，与待监中哥子，真如父母一般，终是不能一时弄他出来。

但天理霎时虽昧，到底还明，也是他弟兄有这几时灾星。忽然一日，张罗要诈富尔谷，假名开口借银子。富尔谷道：‘这几年来，实是坎坷，不能应命。’张罗道：‘老兄强如姚利仁坐在监里，又不要钱用。’富尔谷见他言语不好，道：‘且吃酒再处。’因是荡酒的不小心，飞了点灰在里边，斟出来，觉有些黑星星在上，张罗用指甲撩去。富尔谷又见张罗来诈，心里不快，不喝酒，张罗便疑心。不期回家，为多吃了些食，泻个十生九死，一发道是富尔谷下药。正要发他这事，还望他送钱，且自含忍不发。不期富尔谷实拿不出，耽搁了两月。巧巧这年大比，胡行古中了，常对家里道：‘我夫妇完聚，姚氏二兄之力，岂期反害了他！’中时自去拜望，许周济他，不提。一日，赴一亲眷的席，张罗恰好也在坐。语次，谈起姚利仁之冤，张罗拱阔道：‘这事原是冤枉。老先生若要救他，只问富财便了。’胡行古也无言，次日去拜张罗请教。张罗已知醉后失言，但是他亲来请教，又怪富尔谷药他，竟把前事说了。胡行古道：‘先生曾见

么？”张罗道：“是学生亲眼见的。”又问：“有甚指证么？”道：“有行凶的戒尺，与买嘱银子，现在富财处。”胡行古听了，便辞了，一竟来与姚利仁计议。又值察院按临，他教姚利仁把这节事去告，告富尔谷杀人陷人。胡行古是门生，又去面讲。按院批：“如果冤诬，不妨尽翻成案。”批台、宁二府理刑官会问，幸得宁波推官却又是胡行古座师，现在台州查盘，胡行古备将两姚仗义起衅，富尔谷结党害人，开一说帖去讲。那宁、台两四府就将状内干连人犯，一齐拘提到官。

那宁波四府叫富财道：“你这奴才！怎么与富尔谷通同，把人命诬人么？”富财道：“小的并不曾告姚利仁。”四府道：“果是姚利仁打死的么？”那富财正不好做声。四府道：“夹起来！”富财只得道：“不是，原是夏学先将戒尺打晕，后边富尔谷踢打身死，是张罗亲眼见的。”四府道：“你怎么不告？”富财道：“是小的家主，小的怎么敢告？”又叫张罗，张罗也只得直说。四府就着人追了戒尺、买求银两，尸不须再检。当日买件作以轻报重，只当自耍自了。夏学与富尔谷还要争辩，富财与张罗已说了，便难转口。两个四府喝令各打四十，富尔谷拟“无故杀死义男，诬告人死罪未决，反坐”律，徒。夏学加工杀人，写张罗前案硬证害人，亦徒。姚利仁无辜，释放宁家。解道院时，俱各重责。胡行古又备向各官说利仁弟兄友爱，按院又为他题本翻招。

居仁回家，夫妇兄弟完聚，好不欢喜。外边又知利仁认罪保全居仁，居仁又代监禁，真是个难兄难弟。那夏学、富尔谷设局害人，也终难逃天网。张罗反覆挟诈，也不得干净。虽是三年之间，利仁也受了些苦楚，却也成了他友爱的名。至于胡行古之图报，虽是天理必明，却也见他报复之义。这便是：

错节表奇行，日久见天理。

笑彼奸狺徒，终亦徒为尔？

雨侯曰：丈夫意气，为人排难解纷，况在师弟，况在昆季乎！吾所取者，两姚皆持必死之心。

赤憨曰：无义气男子，天下益多奸诡。无终定天理，人世更多不平。此回大可惩劝。

兄急弟乱，朋友救难，乃其常而。刘嫂之劝夫代叔，诚千古，罕匹圣女。爱夫之心，女子最切而，但以义处事，可谓女史中第一人物了！

淡轩评

红豆园烛夜漱□